

风物

辽地龙柏

田二文

离开辽地久矣,那儿龙柏的傲然形象却始终盘桓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

不可思议,大连、威海、烟台、青岛的观海之行成了我的龙柏发现之旅。原本冲着大海去的,冲着品味踏浪大海的浪漫,冲着享受汪洋击水的刺激,结果却只依岸观景、坐看浩瀚,少了涉足参与的惊心开怀。然而,应了那句古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辽地龙柏一路吸引我猎奇的目光,拨动我温热的心弦。

北方的平,平出千里沃土这种大地的肌肉;北方的平,也平掉十万大山这种大地的筋骨。无骨的大地关于森林的荣光与梦想难逃乏善可陈的归宿。从沈阳南下,屈指可数的树种稀稀疏疏地装扮着辽地的旷野,全无我所在的南方边远山区林木森森、古木参天的阔野碧翠,因而鹤立鸡群的龙柏在北方疆域的强悍露脸,令我怦然心动。

漫步大连星海广场,同伴们在打开的书形广场奔来跑去,面对无垠大海欢呼雀跃,可我偏偏安静地沉迷专注于对主广场四周一种树的遇见。它们树体不大不小,树龄似乎不长不短,每一株树影宛若片片绿色风帆,猎猎扬起在天蓝水碧的美丽海滨。

低位发枝,主干快被隐蔽起来,参差枝头犹如一柄柄利剑直刺青天,高矮错落有致,形成海浪翻滚的冠幅。看到这未见过的北国之树,我心荡漾,求问导游它们的名字,导游说叫火炬松。火炬松?一个响亮而又富有燃烧激情的名字。再看,发现它们真就像绿色火焰贴地上飘闪,我佩服当地人民那么恰如其分地给它们贴上了一个生动形象的标签。火炬松!自此它们像鸟爪抓住树枝一样紧紧勾住我的心。接下来的行程在大连市内的道路旁、公园里、景区中总能看到它们的影子,我心潮澎湃,一种感觉充盈身心,那便是“观松火炬我心飞翔”。随后的一路行程,火炬松始终带给我绵绵的喜悦情绪。

由大连往南去旅顺的途中,风景自车窗闪闪而去而来,最惹人注目的还是一路的火炬松了。坡地上的火炬松给光秃的山野带来一抹生色,带来一份温暖;道路两旁的火炬松一行行,像受阅士兵呼啦啦闪现在我们面前,又呼啦啦向我们身后退去,留一路勃勃身姿于北国大地。

抵达旅顺口区街头,但见火炬松的存在恰似灿烂云霞铺陈,复加着辽东半岛最南端这片土地的原味风景。城披松、绿松拥城的景象明白昭示,火炬松已然成为旅顺人心中别样的心灵寄托。听了多少遍《军港之夜》,唱了多少遍《军港之夜》,当我们从导游那里得知旅顺就是这首名曲的滥觞之地时,大伙无不肃然起敬。我为诞生于此的《军港之夜》金曲风靡大江南北万分激动,更为这里火炬松的生长铺天盖地激动万分。

奇迹更在后面。旅顺博物馆与关东军司令部旧址博物馆隔着一片树林,门对门并立。那树林好生纯粹,清一色火炬松家族;好生壮观,壮观得铺天盖地,遮天蔽日。挂在它们身上的保护牌透露出它们的身份信息:龙柏,别名火炬松,名木古树,树龄150年。火炬松又叫龙柏,一树两名,人们根据它们的外部特征来了个象形命名,大抵因为小树高矮枝头形成簇簇绿色火焰,故名火炬松,而老树有着状如虬龙的身躯而取名龙柏,我暗自思忖。但见眼前株株古老龙柏平地扭着身子往空中冲,宛若盘龙。我想,它们见证了那一段日军侵华事件的苦难岁月,更以不屈的脊梁横眉冷对战争狂徒的铁蹄暴行,将生命的顽强、无畏演绎得酣畅淋漓。千万抗日英雄儿女纵横驰骋,同仇敌忾,血洒疆场,不正是它们的着意化身吗?

至此我终于明白,辽地以及接下来行程中的齐鲁大地何以龙柏的子孙子孙无穷也?原来它们早已承载着北国人民的一腔炽热情怀,那便是在邪恶肆虐前“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精神,这种精神光焰将永远远照后人。

微小说

体验险境

孙玉秀

吃过晚饭,老张的妻子给女儿打电话,“玉涵,你都半年没回家了,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公司哪天不忙了,就请两天假回趟家,妈给你准备好吃的,都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玉涵在那边哧哧地笑,“公司这阵儿特别忙,一时半会儿不能请假。您二老别总惦记我,我能照顾好自己。您和爸如果感觉寂寞,等我下次回去,给你们买只好看的小狗。”

老张妻子有点儿生气,“得,谁要你买小狗回来,我喜欢胖小几胖丫儿。”

玉涵赶紧赔笑,“妈,就不要就不要,我这不是怕你们孤单吗?对了,我们公司下周末要去漂流,等我多拍些照片给你们。”

老张妻子高兴起来,漂流啊,离咱家远不?

“去A市大峡谷,不算远。那我也回不去,等国庆节放假吧。”

“好好好,那就等国庆放假。”

老张听妻子说姑娘要去漂流,有些担心,嘀咕着,也不知那景点咋样?安全不?

“八年前我去过,好玩是好玩,就是有点儿危险。上次,我们单位有俩同事都掉水里了,好不容易才爬上船。吓得我坐在船上动都不敢动,漂了三个多小时才到地方。”

老张沉思了一会儿说,“那咱们这周末,我也想去体验一下。”

妻子愣了愣说,那里水流急,水还深,挺危险的。

老张说,就是因为险,才必须去一趟。

妻子说,咱们这两把老骨头,能经得起折腾吗?

老张坚定地说,60岁不算



插画 胡文光

老,再说,咱们不是会游泳吗?妻子无言反驳,又想到女儿也要去,只好答应。

周六,老张和妻子天一亮就起床,自驾三个多小时,借助导航才找到了景区。

老张咨询了景区工作人员,弄清漂流前后的程序。购票、寄存、托运、乘车往返、领取救生衣和喷水枪等,还学习了预防危险的知识。

老张听得特别仔细和认真,还把漂流全程的路线图拍摄下来。一切清楚明了后,才随游客一起登上皮筏子。

漂流开始后,老张特意坐在皮筏子前头,把那只划水的浆握在手里,乍一看,还挺像个船夫呢。皮筏上有八名游

客,老张问了一下,大多不识水性。

皮筏子在水上漂移,忽缓忽急。沿河望去,五颜六色的皮筏子在河面上追逐,一些年轻人还拿着喷水枪互射嬉戏。欢声笑语落在急流浪花里,好不热闹,真有点儿百舸争流的阵势。

老张不由慨叹,好地方啊!筏子不断前行,忽然,前方遇见急流,河水撞击岩石,震耳欲聋,浪花翻滚。只闻一阵哗

声,有人站在岸边高处大声喊着:“前方水急!小心坐稳!”霎时间,几只筏子淹没于浪涛之中,之后顺水沉浮。游客惊叫欢笑,回荡在幽静的山谷里。老张旁边皮筏上有个年轻

断桥

单德忠

提起断桥,人们时常会想起鸭绿江上的两座断桥,一座是丹东市通向朝鲜的断桥,这座桥是1909年日本侵略者为霸占中国而强行修建的;另一座河口断桥是宽甸河口通往朝鲜的,这座桥是1941年日本强行修建的。

然而,你可知道,在本溪市南芬区的细河上,也有几座断桥,最长的那座,桥长约150米,高十多米,没有钢筋,由水泥、砂石构成,现在它仍然留在那里。它不仅仅是座普通普通的断桥,它对东北乃至整个中华民族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独霸东北亚的野心日益膨胀起来。1904年,为争夺中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为了尽早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日本强行修建了安东(今丹东)到奉天(今沈阳)的安奉铁路。后来又不断改扩建,一条从奉天经安东,由安东经朝鲜半岛,再由水路到日本本土的以掠夺中国资源为目的的运输线全线贯通。本溪市南芬区细河上的断桥就是当年这条铁路线上的桥梁。据资料记载,仅1918年,通过安奉铁路,向日本运送的物资就有大米4344吨、木材522480吨、豆油47276吨、石油1611吨、铁等金属矿藏855吨。可想而知,从安奉铁路建成到日本投降的40年里,日本人掠夺了我们多少财富。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侵略者就已经在中国东北驻扎了20多年,战争所需要的兵力、武器弹药、辎重等等,就是通过安奉铁路运送,细河上的断桥记载着日本侵略东北、侵略全中国的罪行。除了断桥,本溪南芬还存有日本侵略者修建的车站、隧道、路基、涵洞、碉堡、日本人的住宅,以及“万人坑”等等,所有这些,都铭刻着日本侵略中国的直接罪证!

不难看出,日本侵略中国,不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更不是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开始,日本早就觊觎东北亚,从1894年甲午战争,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日本侵略行径整整长达50年之久!

细河水依然在慢慢地流淌,断桥依然静静地伫立在细河之上,它向我们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也在警示着中华民族的世代子孙,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札记

邂逅

刘胜民

这事现在想起,仍然觉得很巧。上个月,沈阳鼓风机集团与省市有关部门联合会,研讨反映沈鼓发展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锻造·中国芯》,中国作协和北京、辽宁的许多作家、评论家都会发言。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鲁迅文学奖评委李炳银的讲话尤其引我关注,他说,这部作品是国有大企业在东北振兴中的航标灯,是一篇有滋有味的沈阳大工业故事。让我惊讶的是,他两次提到,辽宁有一个刘齐,熟悉工厂,热爱工人。

刘齐?哪个刘齐?或者是刘奇、刘琦?我内心打着问号。中国同名同姓的人很多,而且辽宁的工业城市也多,他说的,跟我认识的沈阳籍作家刘齐是不是同一个人?

晚间就餐时,我向炳银请教:“开会时您提到的刘齐,在辽宁什么地方?”

炳银笑着说:“此君多年前就到北京了,你们年轻,不一定熟悉。”

我说:“是不是文刀刘,整齐的齐?”

炳银肯定地说:“对,就是这个刘齐。”我也笑了:“这个刘齐,我不但认识,而且,就是从我们沈鼓厂宣传部走出的,这里是他的根据地呀!”

炳银怔住了:“原来他是沈鼓的老人儿,真没想到。你们有联系吗?”

我掏出手机:“您看,上午我们还微信联系呢。”

炳银随手接过手机,发了几行字:“刘齐,你这几年在哪儿高就?我正在沈鼓与刘部长一块吃饭哩,你也不来。”意犹未尽,又配了两个俏皮的笑脸。

我提醒说:“李老师,你得署个名,不然那边看了会蒙的。”

炳银署完名发出,那边却没反应。

不行,得进一步强调,我

打通了电话,炳银接电话,自报家门。

这回,轮到刘齐发怔了,“你怎么跑到我们厂里来了?”声音很大,以至我在旁边都能听到。

隔着手机屏幕,两个老朋友兴高采烈地交谈起来。我心中也有个屏幕,浮现出一件件往事。

刘齐是沈鼓厂报的老报人,虽然离厂已经几十年,却一直跟厂里保持着血肉联系。每次回沈阳,他都抽出时间,跟工友们亲密相聚,话题无他,总是沈鼓的历史和现实。看到电视里播放沈鼓的新闻,他就打电话给我,跟我们在职的人一样兴奋。身为声名远播的作家,他仍然给厂报和《今日沈鼓》公号写稿。一次,一家报纸约他为沈阳读者拜年,他写了滚烫的文字,却是专为沈鼓人拜

年,从退休多年的老师傅,到各车间科室的小青年,都一一问候,就连食堂的炊事员和收发室的门卫,他都不忘恭恭敬敬地贺年,还提到当年他曾在收发室烤过馒头,春节时,从书记到工人,每人只发一包炸黄豆和猪肉。文章发表后,大家十分感动。刘齐多次在全国各地报刊写沈鼓,忆沈鼓。有家报纸,约他写一写过去的故事,他一口气写了五个沈鼓工人和基层干部,占了对开报纸整整一个版面。

炳银说,刘齐跟工厂和工人有感情,此言着实不虚。叫我看,沈鼓今日的辉煌,既是现今沈鼓人不懈奋斗的结果,也应包含着刘齐、炳银在内的一代代沈鼓老人儿和厂外师友的心血和祝福。两位老友仍在亲热地交谈。此次他俩在电话里的重逢,看起来是一次巧合,其实他俩以不同的身份,从不同的时空,与沈鼓结下了不解的缘分,这缘分,又出人意料地经由我的手机,得到了确认,实现了美好的邂逅。

结满果子的树都低着头

(组诗)

张笃德

秋天,树上的果子一颗又一颗,娇艳欲滴 身体里溢出魅惑的味道 深呼吸之后,皆不能自拔

一颗颗果子,是一个个心思从春到夏孕育沉甸的梦想和十月怀胎相似 不断施以营养 惊心动魄的期待 挂在心头

此刻,多像渴盼的节日啊 芳香四溢的响铃 一刻不停地幸福歌唱 色彩、味道、气氛都那么浓郁

我被果子的光芒照耀得恍惚 转身之时,猛然发现 果树的叶子已失去了光泽 向下低垂或疲倦地紧缩 十分黯然 深深地低着头

我与苹果的距离

苹果在我心里始终高不可攀 从小时候起,从春天开始 又红又甜的苹果 像我渴望的生活一样,垂涎却不能随意可得

我知道,苹果生长在阳光明媚里 与我生活的寒冷地方 隔着菜地、稻田、农舍 隔着秋天和诱惑,隔着美好和向往

终于,在辽南,摘苹果的时候 远远地,一颗颗苹果像一串串红灯笼 还有一堆堆躺在树下的苹果 有如阳光下睡熟的山村孩子 红扑扑的脸,笑盈盈喜洋洋

苹果和其他水果有什么不同 不娇贵、不奢靡、不滥俗 踏实经得起拿捏和推敲 香甜耐得住时间考量

在我心中,苹果是用来供奉的 可苹果在市场上蒙尘 在叫卖声中任人挑来拣去 仍然保持幸福的模样 我知道了我与苹果的距离

一棵大树,像一个思想者

一棵大树像一个思想者 仙风道骨,披千年风霜 大智如睿,从不随风摇摆 有时又似一个大将军 阳光下披金甲,月夜里 闪银光,气宇轩昂 什么样的对手敢于或者能够靠近

一棵大树更像一条向上的河流 从地心开始,根须纵横交错 奔涌的血脉四通八达 粗壮的树干像冲天的利剑 直指苍穹,事关天问 与阳光明月的对话 如同四散的鸟群 汇入蓝色的海洋

一棵大树,吸宇宙之气 纳大自然的精血 有通晓天地以及万物的神力 从没有停止膜拜 风调雨顺,天下太平

一棵大树不老,信念就会不倒 一枝一叶争先恐后地生长 健康、安好,就像一座 身经百战而完好无损的城池 一棵大树不语 风吹草动便知人间阴晴圆缺

山中听鸟鸣

在城市,能够听到鸟鸣 已经成为非常奢侈的事情

星期天早晨,走在山中 小径被鸟声引领,一路欢歌 啁啾的鸟语,言不尽的欢愉

我用心聆听,没有听到一点烦恼 没有听到一丝怨恨一丝病痛 偶尔一两声高高低低的鸣叫 是相互示爱的鸟 你倾诉的急迫心情

听鸟鸣,山不必太高 刚好能挡住市井喧嚣即可 树也不必太密 能看见鸟儿翻飞的翅膀就行 一个星期去用心听一次,时间久了 就会有鸟儿从心中飞起来